山堂先生羣書考索

四十二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四

山堂宮詞章　如愚　徐苑初　編

○兵門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　戎馬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国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一種

趣馬掌十二良馬　牧師掌牧地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閑師掌教圉人掌養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馬質掌養質馬之量入之物

景公有馬千駟

修車馬以閑夷狄

僖公牧于坰野

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虞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侯敗焉

環濘而止左僖十五年

之先曰朱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由此強盛

初民出粟賦以備車馬

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已補車騎馬

元鳳二年其令郡国毋斂今年馬口錢本紀

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食貨志○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邊郡之制也

時既馬乏少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十萬漢書匈奴傳贊○橋玄居塞則致馬千匹漢書橋玄傳注○是時內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任陌之間成羣乘牡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長吏者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

郎爲苑監官奴婢三万人養馬三十万死師古曰武帝紀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獸爲苑事帝紀中元六年

至於[illegible]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无人牧者○及[illegible]郎位征伐四夷而馬无甚住來食長安者數万匹食貨志○暨大將軍驃騎擊出而馬大耗多死者十餘万匹食貨志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万帝紀

如淳曰貴平牡賈欲使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食貨志○所在置亭以養之則內郡廢民之有馬与望復卒難矣

又令民得蓄邊縣者既使從君假馬母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民豪民欲廣蓄牧者難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收其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車騎馬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適著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大下亭　有畜字馬歲課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頃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　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馬益稀而不足用其內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縣馳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二万騎出酒泉

太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国各上蓄馬方畧以備邊關則漢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北蔚北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

昭帝始元五年罷馬苑是也

[illegible]十五年馬論道時生馬接妊騎得駿馬　爲馬上之

[illegible]宣政殿以爲名馬式　至[illegible]而馬政尤詳焉

[illegible]領以太僕屬有牧監副監二有丞二有主簿[illegible]

官牧尉之舊歲課功進儀鳳中以李忠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閑廐使又置四使　東西南北

天子之御左右六閑　飛黃　吉良　龍媒　騏驎　駿驥　天苑

總有十二閑爲二廐　祥麟鳳苑

其後又增飛龍廐自置八坊

保樂　甘露　南浦潤　北浦潤

岐陽　太平　宜禄　安定

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除爲下監後又置八監於盩州

二監四於廣州

初得隋馬二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用張万歲領羣牧自正觀以來德馬七十万六千足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万後万四十三万

嘉之自万歲失戰馬政頗廢

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過相除爲考課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

開元初臣馬益耗妻梅精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元宗幸豐州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動乃万計故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志

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国馬元復番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所畜養馬一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通鑑。乾德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己酉十月辛酉十二幸飛龍院

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苟主帥部轄有方躬親林飼依時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重貴言戎人蓄牧旋逐水草不駒游牝順其物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国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国四年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九匹

本志載市　馬事在興国四年按正月即弘師恐在四年以

前矣實錄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己巳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此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長編

太平興国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觀兵市陽傳汾晉高冀之馬凡四万二千餘疋国馬增多乃詔於京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開廐使為崇儀使内廐馬既充初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今從本紀并書之

余靖言国家自業於河東陝西以邊等處住買蕃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国用○太平興国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内屬戎人駝馬諸關者悉令縱放給食○太平興国八年十二月甲戌詔戎人蠻蕃官取良而禁奪又禁民私市任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一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駑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外寄市種蕃及所市蕃馬勿得奏其直○雍熙二年改太廐院為騏驥院天駟監天廐坊自河北河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熙四年詔北廣來平方貢戰馬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閱馬會要○端拱元年国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牧原蕃以益国馬太宗覽奏稱善付史館○端拱元年国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異光熙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国之多馬在留戎以利使重譯而至馬然市馬之費最益而廐牧之數不嘉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国家蓄馬惟遼最為急務而諸州牧監歲多瘦死養飼失時枉致疾斃近令戰數十增致殿庭命圖人視其芻秣教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會要○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淳化五年初内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畜牝馬万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歲約駒子等級迭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付籍以聞庶其尽心養飼无有所隱詔並從之長編

咸平咸平二年置羣牧司○咸平二年羣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国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牧比來未異閹豎輒專領此務頗爲幹辛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屢看密之職而與承翰聽事合辭外議上曰国事戎馬之本係于樞司機要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宝訓○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国馬煩耗歲費縑緡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請羣牧之設国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爲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羣牧議以獻勸石大名監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爲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長編○太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馬逊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萃留二万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万若有給賜朝取夕至奚從之○上又曰馬及十万當且止也王旦曰所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尤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万足選可用者當得四五万耳多畜羸弱大費愈甚上然之長編

天聖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二司諸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功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万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听民間市易二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无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興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員監之寮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刨長行凡千人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蓄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爲

條教其備然馬之孳息未定以待國用當市於邊州長編○嘉
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
右正言王陶仝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平言
者故爲當有更革也長編○丁度爲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
至十餘万其後言者以天下元事遂減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
一万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康定以來所市馬比常歲
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如有能蓄
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事更宋祁上仁宗乞罷河東陝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貿買
嘉祐治平四年羣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
置一監令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京年額外餘分撥諸監
則他日本路軍馬可以自辦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他置監群
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陝
西長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之廣延隆涇陝西制置李師
錫並言六路九係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與買馬監詔陝西

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長編○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
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
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併介請
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正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
善蘇軾群牧判官因異蕃息以給騎丘遂以台符權羣牧判官台
符浦陰人也尋詔合符及劉航修羣牧司敕令以詳及宋朝
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長編
熙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廂騎監馬政景祐中始
增置羣牧使至是以使領羣牧事而不郎廷故馬不蕃息乙酉
乃詔更馬政分河陝北置兩使以羣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爲之
勿隸羣牧後又詔萬樞密院所總收地河南六監三万三千頃
河北六監三万二千頃既而台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租稅
之通畧○熙寧二年陝西宣撫司言官司比之良馬蓋以官價
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騍馬不增外其秦鳳原
州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善如價高商人不願中官者所民

同上書長編○熙寧七年曾孝寬言劍南北州軍每戶
養牧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
錄羣牧司餘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
河南北二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
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止堪給馬鋪兩監收歲費及所占牧
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二萬九千六百二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
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得不稱失故廢之以救地租給
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長編○文
彥博言東平監○天禧年曾廢未幾復置在有勞廢○文彥博
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因馬於編戶責其孳息
不知所賦之地皆可耕乎戶配一馬絜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
監廐庫棚房井泉官屋合營屋七八十年營成就廢罷之後蕩然
一空○元豐三年正月群牧司言歲廢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
六萬緡有奇詔群牧使韓縝副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五百餘
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長編○文彥博言不用元
豐時其弊八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矣王陞曰罷祖宗
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繼豈獨此一事

資治通鑑 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歲買馬監已行廢罷即令諸路
相度置監乞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
東路按行
相度以聞長編元祐元年十七月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奏提
點買馬監牧公事陸師閔因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
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處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
先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買馬數今
亦先買到馬數今未敢廢
本司今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准朝旨於雅州靈關
嘉州中鎮
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先無馬有先未曾置場
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買馬數今未敢廢罷奉旨今成都府利州
路轉運司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寺寨直場買馬
並合廢罷從之長編紹聖元年正月大理寺言馬政在朝廷取為軍事
要在蕃息不失武備詔令大僕寺講究確利害條畫以聞
通鑑 紹興二年二月詔輔臣曰頃浩曰若復蜀生馬監晉國就水草
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寺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舉[illegible]

侯臣五代[illegible]管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書開元間馬多至四十万疋當時用一縛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錢綵其盛如此聖旨○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匹御批留四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国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長編○紹興十九年進呈當罰格上曰牧馬孳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効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若得牧馬万匹各分諸軍牧養數年間使可濟用既免綱馬遠來自官元給賞之費

[illegible] 淳熙二年五月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當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飢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illegible]良等奏云此[illegible]下留神馬政曲尽物情不惟戒勅士者使之各[illegible]用心如聖言及此真仁盖不可勝用矣聖旨

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驢騾今作戰馬如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

見[illegible]馬之數

[illegible] 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權用銅錢給之長編○国朝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錢悉消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申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管買額者

見[illegible]之數

秦渭階文之吐蕃[illegible]統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羌家保家多市族涇儀延鄜火山保塞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充[illegible]

入番招募諸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等已御馬有二等祇應馬
引駕馬從馬其次給用又有十九等一簡中馬二不得支使
馬三添價馬四国信馬五臣寮馬六諸班馬七御龍直馬八
捧日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龍
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凡馬之別

以府州爲最產生於黃河之中子河汶者爲善種出環慶者
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爲下上給
本處兵級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勁河北孳生者曰本羣馬
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屿馬
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之號

十七字左騏驥院捧日馬內左側印驍騎馬內中溝橫印龍
猛馬外尾側正印子字左騏驥院龍猛馬內溝正印雜使馬
內溝橫印雜使馬內尾側印右騏驥院雜使馬外尾橫印雜使馬
外尾側橫印上字左騏驥院給諸班直諸軍負馬臨時印无
定所立字右騏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亦字
左騏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
亦永字印五歲官字番戎所貢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用
之牡印其項牝印其項諸監牧駒子歲亦如之凡馬骨相應
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匿師調習之吉字兩院
諸馬自龍猛馬已上精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
及揀選充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吉字印汙溝天
字国信馬及諸班拱聖驍騎馬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
他字易之主字方字乌字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
給諸用者无定額或以主字至小官字凡七等號印二之退
字凡諸州軍和市馬不及等及選退斥賣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比廢之別八紅耳紫桃花丁香青騮柳紫騮青
之別一純青護蘭白純白馬之別五純烏劉星歷高白腳護

蘭赤之別五純赤鈞星歷面白脚騮綠騮之別十一白騮鈞星歷面白脚并烏青花薏苡鐵護
護蘭騮之別十一白騮鈞星歷面白脚騮綠騮
蘭赭白之別五純赭白鈞星歷面白脚騮之別八素金
口燕子黃黑鈞星歷面白脚騮之別六純騮綠膊鈞星歷面
白脚護蘭騮之別五純騮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青
赤紫黃鈞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三駱起雲銀鍾騮之
別七赤騮銀鍾黃鈞星歷面白脚騮護蘭北馬也以叱盛青白
紫純色及綠騮騮騮白色赤為中在騮騮駱駝鶴
為下

廣銳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中選良馬而置
謂之馬社故廣銳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
補之其後陝西振武亦頗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立句龍廄
馬一匹之類是也
至漢興高帝令天下乘馬者去其半以補騎馬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來府兵法壞
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馬至三十萬疋
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匹此漢唐牧馬之大數
也
若論馬之最盛亦不如
蓋布政氏本是北虜蒙古種乃其祖宮故馬至二百餘万匹
馬政自
講求其制當時要委群牧司自春放秋歸馬
之出入莫不有法到
熙寧間曾孝寬領羣牧司行王荆公意
於是能群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買自此馬始衰邦家
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周礼不詳當時大為民害並弃地不均
兼并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邦狂李參馬之制
不重用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二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資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

代檄狄其詩曰四牡業業

騋牝三千則以言

之美牧于坰野則以為

之頌周官之制兵藏於民而八卿之馬其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別重也球謂之兵乘則以馬者民之所出也辨其爲則有校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司之職醫巫所以攻其疾禁原蠱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林之奇文

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校人以掌其政有牧師以掌其牧右巫馬以養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

牧馬之術也

之伐玁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

之攘戎狄也其詩曰

我馬既同言

者則曰騋牝三千頌

者則曰牧于坰野

之時今民養馬復至

之世平牡馬二十万令人競畜之故馬蕃於元狩元鼎之際

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太通之時

之洊渭

之坰野

之後頃

之沙苑此西北牧馬之地也

置區於關越藏之內地

置監於婺女號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畜之於民二也市之於戎狄三也

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畜養拍為外廄此馬也以邊警弄郡估賈畜馬此戎馬也　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專貴於民中国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於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　騰駒游牝順其物性　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領焉何其重也

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　一歲之間凡二

幸焉何其重也　夫惟侍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若[illegible]
息自足国用民間与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焉不及格尺亦[illegible]
之不問　何者其所資者輕也　天僖中嘗發東平監矣未幾
而復置　天聖中嘗發八監矣未幾而復議已上[illegible]事並見前
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共是者二物熙
寧大臣為謀不審所實孝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熙寧事見前
賦牧地与農民散国馬於編户坊監廐庫棚房并泉七八十三
經畜一曰廢罷民受其病官多之其利文彥博事見前
中国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戢置矣見上茶馬畜
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憫然追念舊臣馳三吾及此誰抗其咎
文彥博事見前
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不可為也不然則戶馬之法
罷而茶馬之戢至今不易亦必有說矣

[illegible]

国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国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悉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
四国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
或以銀絹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粮谷及以茶
馬併為一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
錢鈔等況買茶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從之
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
[illegible]以來講補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国得馬足以為我利戎
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也病久[illegible]
邊鬻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万匹[illegible]朝志
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勒以我蜀產易戎上乘此誠經久之
策者是則始行於李杞蕭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杞蕭宗閔川茶充秦鳳熙河路
博馬沿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善馬政之
併爲一司從之
其八分之者非以官有其戰足以辦事故合之者非以人自爲
見或至誤事新官吏都大提舉其戰專也見名兼二司判官
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場詔曰川茶一司創置尹思久未能就
緒李稷風力可任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二司判官
委李勍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処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仲其威也見上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程之邵茶馬歲以仲秋爲市四月止
秦司歲事乾道四年虞允文奏往示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市
乾道四年虞允文奏往示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市
各半年排發馬月之多寡秦司乾即歸川司發茶乙依舊制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悖賞罰以
始精擇法又以茶轉入熙秦市軍馬故馬政
五十萬疋
茶息益厚有五十百萬者
舊額一十萬五十稷加爲五十萬陸師閔代緩爲百萬
吁何其利之博也　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榷場法皆復其舊獨川茶以邊
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寖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
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
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六年從閔師古之請以之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

博馬　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茂州置場　七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中下考其資歷命之至于乾道川秦兩司九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乃其用矣

陳弥作言川秦兩司文綦弥紹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階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兩処四千餘匹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先書於国之為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无所用之

田公況亦嘗請益步而減騎

況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而贍步兵二人而又寬牧馬之擾

吾用中国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嗟夫二公所言皆權宜之說也

奇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力全之策乎抑猶曰說馬有逐水草之利牧馬二万歲獲万駒馬安得而不繁衍哉牧之牡飼以秸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子八家之所言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国也

端拱元年李覆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国繫之維之飼以秸槁折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国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蓄　之將卒大率牝馬二十而駑收其半可歲獲万正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蓋以是觀之林駉文

山堂講章　如愚　俊卿　編

兵門

車戰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大司馬凡王之車野車為主○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餘車詩長發

周禮車僕曰九師共革車各以其卒是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車貴知地形九車之有十勝地有八詩見後

詩說初鄭伯之車僨于濟隱三年自後鄭以徒兵

成紀隱四年四月伐武公伐翼逐侯於翼而立成師

郤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哭年八月公巫臣曰子臣數日大車由

吳通於上国成七年○齊侯伐左翼曰啓有朕有大殿晉中行獲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戮車以為行大風翟人而

国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晉自襄為營本陣對車于亦以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隨為營本陣對車于亦以大車為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突戰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illegible]

[illegible]與太宗論兵法曰號為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illegible]

兼車乘而去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而未嘗敢易則[illegible]固

嘗用車矣

[illegible]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道戰車家以後視則[illegible]又嘗用車矣

至於房琯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illegible]不知古者

以馬而琯以牛車二千乘高步夷之非其素習則敗[illegible]固且比

非車之不利而用之者非其道也

[illegible]至和中韓琦言郭固造戰車約以古制其車前鋒後方上置

七鎗以為前後二非行載兵甲止為營陳

[illegible]而韓原之戰郤萼伯將止之臺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漢

郤陵之戰郤至遇齊子韓厥從鄭伯郤之戰樊子車廣[illegible]趙

[illegible]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illegible]不

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illegible]少有讙譁[illegible]前後行列元帥[illegible]

易動搖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illegible]在軍伍不整而元帥在以車

[illegible]

逐利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戰

者未有不由車戰之无法而輕動搖也惟[illegible]高[illegible]二拒用事

若原繁高渠孫以中軍奏公未嘗輕動極深得古法

[illegible]

車戰之法自[illegible]馬以正而勝有邑[illegible]以戎車既駕而

服[illegible]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illegible]以其車三

千[illegible]蜀荊詩[illegible]曾傳公攻代[illegible]元年章

車三十乘[illegible]年乃三百乘[illegible]甲車四百六十乘[illegible]之

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illegible]子為乘廣二十乘分為左[illegible]

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illegible]

[illegible]破李田軍[illegible]立以兵車趣戰[illegible]破之[illegible]以御

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illegible]以輕車將軍

八公孫賀出雲中本[illegible]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illegible]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行[illegible]為狼

車二百乘伏壯士五萬乘[illegible]突出殺獲幾盡本[illegible]

李光弼在太原乃徹民屋為禦車二百八撓之名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本傳○馬燧為戰車行必載兵法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將楊朝光柵破之本傳

車戰之法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与騎步戰所當幾何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遠比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里十長敗千人百乘敗万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巧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素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縱橫乘旋旗力谷八石弩八石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壯而无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地下漸濕黑土黏埴者車之劣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沮地也車少地易当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惑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太公六韜

毀車而勝

晉荀吳敗元帥於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陷以什其車必克因諸陷又克請出陣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伍乘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意右用
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傳昭元年
用車而敗
言車戰之利者莫如孫武故曰馳車千乘所謂練車者以其
車輕而可馳者也所謂革車者以其輦於外而可以禦火攻
者也至於唐房琯知馳車之為利而不知革車之為固此咸
陽之戰所以卒敗於火攻也故
總論車戰
言車戰於今日當以固初論不當以中興論是正与舟師相反
也大抵平地用車戰水澤用舟載固於東南者之不習於車猶
固於西北者之不習於舟也[illegible]嘗曰戈擿之戰南方所利見
上[illegible]嘗曰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
紹興二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江湖沮洳
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
[illegible]之論車戰其猶[illegible]之論舟師乎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
計也雖不習車可也今日之治不但為守計也不習車不可也
是故當以固初論不當以中興論也今之為車戰者必當曰符
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見下米守信之寨御車如之
何而極其利
米守信知澧州遣李錫持新樣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
甲八種來進
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北於衛青必如田況之言而後可也
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
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天匈奴所長者
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
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槍以為外向列
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
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軍
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歸之地入
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行載兵甲上為營二陣比於馬燧必郊郭間之式而後可也
至利二年韓晉言郭間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
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檣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
載兵甲上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輜為重廂高四尺四寸
用革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轓輪輜轂是也猗以為可用
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賊公令間自賣車
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有大車有小車山陘之蹊不可以用大車其九如范公仲淹之策
范仲淹上[illegible]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
浸入漢地[illegible]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上為營陣此路山坡大
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万賞有功將吏
有兵車有民車干戈之際不可用民車其九如沈公括之言乎
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一日流
括立御座側[illegible]曰卿知籍車之利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
歷世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

大以牛轓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蹔步不進故俗謂
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尔[illegible]喜曰无人如此語朕遂罷
人民車
意出軍彭三折巍典二纖徙之蘩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夷狄之不攘无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之覆轍不可用得
无因壹而廢食乎林駙文

舟師

[illegible]刻木為舟刻木為楫
沂四年吳王闔廬師唐蔡之師以伐楚拾舟于淮汭自豫章去
楚夾漢左司馬戌欲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本也我用
革也不如速戰乃自小別至于大別夫槩擊之王戰甘勝楚子
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夢之人中国之用水戰自闔廬始。九
年吳城邦溝通江淮。十年吳舟師自海入齊張儀說楚王曰
秦西有巴蜀泝舟積粟浮海泝江而下不十日拒扞關。襄公二
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昭十七年長江之戰楚獲吳乘

[illegible]進韓信已定齊項羽使龍且將二十万救齊王田廣与信兵隔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万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則急擊殺龍且水東流遂敗走　信進兵擊魏二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二遂虜豹定河東

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

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有擊兩越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文人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回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本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去

韓說俱擊破東越買臣傳○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下瀨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

代蜀太守彭排戰樓船數十艘吳漢以樓船多費粮谷人罷之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時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委彭排直進樓船与冒突露撓數十艘

直進取其有進而无退冒突取其冒突而敢前謂之露撓則

[illegible]在外而兵藏於舟中也

發桂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轉卒九六万餘人會於荆門後[illegible]末閔羽領兵圍樊呂蒙以大軍[illegible]江襲其空虛伏甲於舟更以爲商人以理征埋太守襲奪荆州曹操既平劉表得所治水軍而吳孫權与操逼于赤壁周瑜亦用蒙衝鬬艦數千艘以火攻之操軍敗走

劉備遣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賞爵還於當陽遂合兵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三瑜及程普等与備并力逆[illegible]公

于荒蕪曹公軍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与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周瑜傳

晉紀 欲伐吳令王濬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下皆得馳馬往來後濬順流以舟直指建業遂平吳

太康 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无所礙濬克西陵杜預遣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出舟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臣元求為廣州受命而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遣其子說王恭恭以告殷仲堪臣元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沖堪悉以軍事委

楊佺期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臣元次之仲堪帥兵相繼而下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

東晉 元熙伐秦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至枋頭以水運路不通又戰數不利焚舟棄輜重臨江付陸道奔還

梁紀 時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入番禺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則曰拔其城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令齡石從外來取成都卒平蜀又裕伐秦使宋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又使王仲德開鉅野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泝河西上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秦人驚以為神至渭橋奔舟登岸大破姚不於渭橋遂入長安元嘉北伐之師再幸皆自泗入河

魏 元英攻徐州韋睿救之裝大艦為水軍以小舡載草用火攻之魏軍大潰

梁 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景

遣兵助之僧辯至子鑒帥步騎万余人度洲於岸拠戰又以艅艎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舡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通鑑

陳 江陵不守霸先奉晉安王即位齊遣兵五千渡江拠姑孰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舡周鉄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齊兵大潰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往來石頭齊援督兵蹔戰燒柵齊人大潰尽收其舡艦齊兵還拠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裝破之

陳 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拠芜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帰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砰独以小艦禦文育乘單舸艦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人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舡芜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与文育會將發風急武帝已矣不出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拙禦

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昊府山文育徙頻對之頭戰屢敗

陳 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陳侯瑣率軍進戰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日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吏爭議其上流瑣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拠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舡来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瑣令軍中晨炊尋食頻芜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閩中守陳宝應拳兵反拠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拠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拍於其上縱火索相次連營夾岸宝應數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遂放筏衝突水柵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卒宝應大潰遂越完閩中 歐陽紇拠鎮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

出頭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濶之外所遣船艦船艦
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所
竹籠二隻皆解因縱六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留異
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
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求康異大恐奔桃枝嶺如岩谷間立
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異壁
軍容止不安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舡入堰樓艦
与異城等欲拍岸樓異与其子脫身奔晉安

隋之平陳楊素造大艦名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名黃龍容五
百人自餘平乘非艇等各各有差則隋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
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若晝日下舡
彼見我靈失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不如以夜襲之素遣師黃
龍數千艘銜枚而下素師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陳
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通鑑

唐之討蕭銑李靖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發而東下則唐之舟
師其可見者如此
唐詔發巴蜀兵以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
下以擊蕭銑孝恭師戰人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
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一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
弘將精兵數万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銑出
兵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孝恭不從自帥銑師出戰果敗
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大破之大獲舟艦李靖
使孝恭尺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疑不進通鑑
王彥章攻晉二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中
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輔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
遂破南
還自長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地造紅艦數
百艘招誘南方善水者北人水戰數月之後艦橫出設无不可虜
者則五代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号來寨又置鄭州縣人
大恐帝召王彥章為招討使段凝為副至汴州置酒大會陳
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
乘流而下彥章以半伴逆更不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
舟兵李鎖繞出之以巨斧斬斷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
梁正明五年吳越王錢鏐遣大將軍討淮南以博徒為諸軍都指
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楊行密陳汾拒之傳
瑾命每艘皆載炭豆及沙戰干浪山江順風揚炬吳人不能
開目已敗之會吳兵乘之大敗吳兵死者十八人斬首千餘
級焚戰船四白戰梁賀瑾攻德勝南城以竹昔縣艨艟十余
艘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軍於北岸不能
通守將石延壽吳石將尺晉王積金帛於軍幕能破艨艟
者軍校王建及淮曰賀瑾悉衆而來襲此一舉若我軍不渡
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請死決之遂以巨索繫無十艘渡過勇
卒三百人持斧鼓譟而行將至艨艟流大雨集建及使待於

苦人賊艨艟間斧其竹篙破其乘張以誘利之又以木罌載
薪炭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突甲士鼓譟攻之艨艟
既斷隨流下梁兵焚溺者殆半○顯德二年周世宗發大梁
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
趣正陽為攻守勢李重進復淮逆戰破之帝至壽州營
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浮橋於下蔡鎮帝兵維舟於淮營於塗
山之下帝命擊之以戰艦五千余艘○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
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永德与之戰肇以舡突薪芻因風
縱火欲焚下蔡浮橋而風回敗退永德鐵鎖千余尺橫
絕淮流繫以巨木唐兵不能近是時唐復以水軍攻之永德
夜令善游者以其舡下繫以鐵鎖縱大擊之溺死甚衆永德
解金帶以賞善游者○景德四年先是周与高郵戰水軍銃敵
周人乃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
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
殆勝唐兵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泛潁入淮命趙晁將水軍

以淮而下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餘衆走帝自將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獲舡二千獲仗十万數後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舡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舡數百艘在漢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於洞口十二月克泗州又聞唐戰舡數百艘泊洞口上自將親軍自淮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迫唐兵乘勝爭進皆忘其勞旦戰日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擒其節度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舡燒沈之餘得二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舡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顯德五年十二月戰舡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視言不便上自御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壬寅幸造舡務觀習水戰

己未幸造船務二月丙寅幸造舡務○三年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乾德元年正月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建巫號水虎搜習戰池中命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十月甲辰幸新池賜役夫錢丁卯幸新池觀習水戰乾德二年二月戊申幸教船池三月辛巳幸教舡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七月辛巳幸新池觀習水戰八月乙卯幸造舡務乾德三年秋七月己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丁酉幸教船池乾德四年七月己巳幸造船務○開寶三年四月甲午幸教船池七月戊辰幸教舡池○四年三月乙巳幸教船池五月辛巳幸教船池○六年正月壬申以教船池為講武池○七年五月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

戰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
戰初江南人獻若水幸進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
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
岸以渡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寸尺之數遂詣闕自
言有策可取江南　戊辰召若水爲餞善大夫且遣使諸荊
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八月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辰幸講武池觀
習水戰冬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觀戰艦東下丙戌
幸迎春苑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艦東下閏十月己
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荊南
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龍舡於采石機跨江爲
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
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吳立陸方友往守之丁巳彬等及江
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十一
月癸未諸寨軍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

餘人爲禁旅號曰歸聖己丑知漢陽軍李處耘敗江南鄂州水
軍二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數千
人於新林寨獲戰艦三十艘十二月丁未漢陽軍兵馬監押
寨光祚敗鄂州水軍二千餘人於北岸丙寅曹彬等破江南
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奪戰艦六十餘艘○八年春正
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
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爲黃州刺史面授方畧明既
視事承旨貫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則以
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
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與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
拔樊山寨是日行營步軍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
萬餘人於漳水斬其都統使李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
百餘人於江南岸庚申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
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突以葭葦順風縱火攻
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万背

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擢驍果數千人戰於驍
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經陵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遂
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洋梁美旋擊破
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黨士人二月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
万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
二月乙酉幸建炎場庚申曹彬等敗江南兵二千餘衆於江
中擒五百人夏四月戊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癸丑幸都亭
驛臨河亭閱新戰船壬戌幸都亭驛臨江觀飛江兵乘力船
船習戰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万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
百艘六月癸卯曹彬言敗江南兵二万餘衆於其城下奪戰
艦數千艘冬十月戊午江南偽將朱令衆自湖口以衆入援
號十五万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
將焚采石梁王明率所部兵屯樹口遣其子駙馬入奏
具請增造戰舡三百以襲令斌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斌
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湖浦間多立長本

若航檣之狀令斌望見疑有伏即指退遁時江水淺涸不利
行舟令斌独乘大艅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檣至航口行營
步軍都指揮使刘遇聚兵急攻之令斌勢蹙因縱火距鬬會
北風起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已未生擒令斌及戰棹都虞候
王暉等獲兵仗數万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危蹙矣十
一月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万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
兵仗称是

太平興国元年十二月戊午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
布一疋己未幸講武池○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七年
冬十月戊辰幸金明池觀習水戰○八年三月癸酉幸金明
池觀習水戰○雍熙元年夏四月乙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
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
不忘武功可已上長編

祥符六年詔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校試立為水虎翼
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戊午言者謂東南戍備利於水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奸人有乘風放火之患設不此備則寡不足以敵衆步不足以敵騎設事必矣己卯詔公江措置限一月畢○紹興元年五月己酉淮南劇賊張琪衆五万陵江寇諸縣進至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關皇者蹟造之愛將也琪持其衆直犯中軍軍刀戰而揣邦弼兩軍來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順流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二年十二月己巳時兼寇楊么黃誠聚衆至數万么主謀殺誠主謀殺誠主謀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刘衡分布邊近共有車船數百隻

李綱年楊么本末曰車舡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遣風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寨三州渾江龍之類皆兩車戰之餘人又設用竿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絞轆置其頭遇官軍船近即到拍竿擊碎之渾江龍即今龍首舟水闘楊么多自乘此海鰍者謂頭舡也

蓋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舡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持舡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舡而專持寨以為固誠寨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淮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壕又陷馬坑衡寨北據芷江東西南守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澧鎮抗使程昌寓與荊南鎮抗使解潛分遣兵討之鼎而昌寓奏殺賊五千餘人○紹興三年四月鼎寇楊么犯鄂岳荊八安石首兩縣甲午詔神武軍都統制王燾為荊南置澧鼎制置使率所部全軍併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荊宣撫使刘光世各以舟五十隻與之○四年十一月時承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禦賊使戍上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国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撥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川人

心益固圉祚益長矣○五年十月晉月館戰高麗言[illegible]
平僭偽宣宣[illegible]水軍至[illegible]祥行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
水卒於金明北晉戰洋仍置營北側號虎翼軍當无事之日
尚令沿海沿江雖有舟師而繫于岸下之時令按習以精
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七年閏十月上數令江
東宣撫使張俊尽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
趙鼎曰淮西寂然无警似不必令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
當一向勿餉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二十六年
九月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舡乞置
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逆亮犯順至揚林張浚江持軍以為
江可渡也李顯忠措置依山列馬步軍五分戈船以其二泊
於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芦州港中頃之賊舟戰艦渡
江呼声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潮登陸遣時後王琪盛新載軍
張振張榮逆擊之又疾遣戈舡併進以神臂弓敵弓射之賊
紅退隨向者江中所遣戈舡出斷其後奪賊舡三十余艘維

以輕舸縱火燒其戰艦大光蔽江煙焰蔽天亮敗言行錄○
三十一年十月丙子逆亮登壇建黃繡旗二十張黃蓋亮執
小紅旗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軍車舡咸在而諸將未有
統屬莫肯用命尽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
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漸近於是振琪与統制官時俊盛
新等除出山崦列于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
我皇用海鰍舡迎擊士皆死鬬虜舟沉溺者數万其回北岸
者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令其以樓櫓丁丑虜復來望見車船
遽却我軍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却敵弓射
之虜棄舡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
差御營官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
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舡二十四艘賊已敗江恐臨期不
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称相
与臨江發試命戰士踏車舡經過瓜洲時遠岸復回虜兵皆
待滿以待其舡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時逆亮

已聞李宝由海道入滕西焚其戰艦而荆郢成閉諸軍方頓
留而下亮愈怒乃同楊州召諸酋約三日車濟渭頭盡殺之
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滅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
何其中一酋曰吾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其授管方戴
者曰殺郎主却与南宋通和歸則主奏衆口一詞曰諸亮
有柴哥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酋雖欲其亮而細軍
衛之嚴密乘因請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若輩
急渡江渡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
是細軍去者過半云云○乙未諸酋集万餘人控絃直入亮
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
太傅三妃与謀事者十餘人長編○兀朮入寇世忠以舟師
赴難兀朮聞世忠在京口遂勒二十万騎北還世忠遂提兵
截大江以邀之兀朮信使通問世忠亦遣使報之約日會戰
戰數十日合虜終不得渡虜乃益兵儀直勢接建康兀朮軍
其南辣蹄軍于北世忠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四十八

日虜自知力憊世忠舟師中流鼓枻若神生路垂絶乃一夕
潛鑿小河而遁又言行録載此

總論舟師

言舟師於今日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宋初論夫舟師東南之長
技也国於西北者而用舟師非其所長也亦非其所待也我
大宗嘗曰戈權之戰南方所利今万邦平定无所施用但習之
不忘武功亦
太宗興国九年事見前
嗚呼信哉斯言是故入蜀峽之鎮江用戰權可也今也捨舟而
用步騎卒以勝哉
太祖征西川命刘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
義曰夔州有鎮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爭勝當先
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稍却以戰艦夾攻之光義
[illegible]悉如上所利
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今也捨舟而立橋水卒以爲全藏

開宝七年事自在則

非不用舟師也非其所長則非所繫時也平河之軍非強於海道者乎不出於海道未可以平河名也

江浙發軍使楊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送闕下上悉貸之餘

左右曰此等越遠川澤習性已可久留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

水虎翼之軍非隸習於江淮者乎不出於江淮未可以虎翼名也

祥符六年事見前

用東南之所長而不自用其所長此君子不敢以宋初為法而必求之中興以後也蓋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守江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士卒服習唯意所用是故舟師之効如此君子其可不以中興為法哉江漢湯二武夫洗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愚請俟告成之日而賦是詩有鼎文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五

山堂 [illegible] 如愚 俊卿 編

兵門

守邊

[illegible]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備中国歌采薇以遣之詩

圓琴 [illegible]王有禮于守城南物子守南唐黔夫守徐州而楚趙燕不敢寇邊○李牧之爲趙將居邊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決故能北逐匈奴滅澹林破東胡滅襜襤西抑強秦

南距韓魏後

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牧而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

[illegible] 并六国通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蒙毅邯鄲[illegible]

晁曆曰秦築[illegible]戍卒[illegible]馬非以衛邊地欲[illegible]也

漢 與匈奴和親至 [illegible] 時貴約入邊帝令邊守不發兵深入又以蘇意屯匈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illegible]劉礼次[illegible]上除厲次[illegible]以備胡匈奴傳帝自爲代王已如日知邊事故公遣備北塞心焉 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因幸大原十五年行幸甘泉 十一年幸代 十五年幸雍 [illegible]元二年行幸代 三年幸代 四年幸雍 五年行幸隴西又行幸代 [illegible]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勸士故帝之世雖匈奴犯邊而不爲害

時見曆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illegible] 韓安国屯漢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倚自爲築[illegible]塞皆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illegible] 時言陛下幸臺邊境[illegible]將吏發卒以治塞爲之高城深塹具爾石布渠荅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爲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劃宅所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自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国之威希犯邊境而欵塞稱藩矣

匈奴傳陳彥群曰漢爲門[illegible]以備北狄[illegible]

巴蜀諸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閩越北邊備匈奴

越北邊備之大凡也

[illegible] 中興邊徙二置郡制

[illegible] 之初以爲野无風塵乃遣將軍屯五原曼柏等郡田中都官死罪系囚減等詔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所相代者恣所之 其後北胡寇邊則置度遼營

永平十六年詔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端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所之

[illegible] 建初七年詔天下徐囚減死一等詣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所之 其後北胡寇邊則置度遼營

南蠻有變則置象林兵

[illegible] 永平中置護烏桓校尉三輔則置長安雍一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其後又益作以邊緣海

[illegible] 郡今以邊境置安平緣海屯兵而益多矣[illegible]

永和五年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又詔魏郡趙国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所西羌傳

[illegible] 時羌初降信以長吏人邊陲抗對虎狼羌怨畏曰彼妻子爲徙我妻子爲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 通鑑

[illegible] 每歲爲後魏侵略今朝臣議同永天[illegible]邊之要一曰移速就近以實內地 一曰後復城陘以增障防三曰暴[illegible]平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隱邊防[illegible]氏傳

唐武德初改郡爲太守爲刺史邊境及蠻夷之地置都督府以領軍戍 七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因隋李分割州府倍多之 河北便分爲十道 通鑑

前代 正觀初并省州縣始於上[illegible]

唐初安東北安西皆置都護府意其戍兵不少矣然以

太宗 威加四夷拓三邊十方而足其後李靖南邊人主以邊功而三遷之師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疋 通鑑

又太宗嘗謂李勣曰煬帝不擇人守邊以致寇盜今用君等并突厥不敢南牧長城遂空

[illegible]宗 詔張仁愿[illegible]馬擄管屯[illegible]降城於河外[illegible]

代宗 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鳳翔李忠臣屯原州李忠臣屯

涇州李忠誠屯鳳翔[illegible]北備[illegible]之入[illegible]

[illegible]宗 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illegible]中[illegible]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

致六失可去帝[illegible]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illegible]之兵也[illegible]真始起於邊[illegible]之屯防者唐

初兵之戍遠者大曰軍小曰守投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illegible]皆有使而道

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

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illegible]都督始謂之

節度使然猶未名官[illegible]宗[illegible]二年以[illegible]延嗣為原州都

督河西郎[illegible]使自此以後朔方諸鎮皆置節度使自祿山結

亂肅宗始徹邊備以請中邦借外威以[illegible]內難於是吐蕃乘

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illegible]之民竭力[illegible]戰內

[illegible]繼比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illegible]其驕志於是遠[illegible]二

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illegible]

深入則震驚邦畿陛[illegible]

[illegible]宗 因初以[illegible]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illegible]道[illegible]守澤[illegible]

李[illegible]超守陝南以備北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illegible]內[illegible]守慶

州董遵誨守通秦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无西北之憂[illegible]制序

[illegible] 建隆二年初五代喪民盜戎人馬官給其[illegible]籍數以補戰

騎之闕上欲郭信保境戍戍敕沿邊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盜

前所盜馬只令還之由是夷狄[illegible]民[illegible]不敢內侵[illegible]。上嘗語

近臣曰突邊御衆須是得人若[illegible]方邊寄者[illegible]無以優[illegible]

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縣利四圍免稅所其召募驍

勇為之[illegible]用豐盛必能[illegible]事朕[illegible]後宮之數極於儉

約以備邊費亦无辭也[illegible]訓

[illegible] 端拱中北虜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谷分屯塞下來則備

禦去則勿追武畧。淳化元年上召中書王[illegible]基問以邊事化

基曰天下所患根本未固稅太[illegible]則民[illegible]不足憂今朝廷[illegible]則

邊備何患乎不安長編

[illegible]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爲軍虜之策其後戎虜稍二[illegible]大戰士保境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點虜氣伏邊城晏閉自營其侵軼宜訓

[illegible]宗謂近臣曰邊防當常令有備邊兵未息上與李沆等議罷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敏屯北平秦以當賊鋒拾至勿與鬬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又命裴自榮屯寧遠軍張繼勳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澶淵之幸王師大捷又揚延昭等諸將各擁兵在邊扼其歸路狄人勢屈遂乞和宜訓。咸平二年[illegible]宗問王旦以邊事旦曰陛下承一聖之基據萬方之衆蕃族醜虜敢犯邊陵蓋諸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因家所時決一日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者矣退如者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亂皆不利而去王師所擒俘馘甚衆然朕以戒疆吏但護烽候嚴卒來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与邊將議靈州悠久之便庚令關右之民有以息肩宜訓。景德三年十二日比詔河東募土人爲廣銳神虎指揮軍就置營字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道所能營若遽令減去即爲強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爲定額缺則補之長編。[illegible]州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柵立堠要害益師屯戍難供饋復置屯田歲獲資粮足以贍給可省轉運之費謂因言邊防要害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當以安靜爲勝愈依詔條撫理制置則邊塞保不敢爲亦上曰比來邊境不宜多白守臣生事況條制甚明奉而行之必无事矣長編。時秦州捕殺番寇万餘上聞之顧左右曰黃帝撫邊裔其宜矣苟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仝上

[illegible]宗慶曆二年諫官[illegible]陽修上言[illegible]與[illegible]遣好僅四十年无有纖介之隙而輙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婪性仝狼大[illegible]強則伏見弱便收臣切恐在朝之臣尚懷安靜自固以北[illegible]

元昊[illegible]因循[illegible]遲[illegible]相心豈可[illegible]
計元所出空務倉皇而已[illegible]。慶曆[illegible]
參知政事范仲淹[illegible]於[illegible]政[illegible]
師數出不利而北虜幸勝十人[illegible]
當利兵國家以生民之故增金繒以續盟好今元昊雖[illegible]求
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
之昨定州之戰彼作偽詐誘智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計者
莫若擇帥練兵日計月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備
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舉盟約
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矣。參知政
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可憂今乞聖慮開大臣
如契丹可以保信以不入為忌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暑
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設大爭責有所
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方便畫可中
禦捍之策油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亦若干戰守故何如要害
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一虜之勢或更因循受目直倡大
寇入處於後為禍則何東一條危道宗社強命不敢有隱惟聖
斷處之。先是范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illegible]
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宋朝以文得天下[illegible]武威
[illegible]皇帝待北虜[illegible]君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
[illegible]皇帝因親征之明虜志遂驕頑年寇邊[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窮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illegible]
宋入直抵[illegible]河朔大驚乘與比幸於是請金帛[illegible]之[illegible]
結歡好自此河湟百餘里[illegible]四十年不識干戈遂[illegible]
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illegible]
河北二十六州軍[illegible]
異十一州廣信安[illegible]
城皆要害之地可以[illegible]
左臂為腹心地[illegible]
城為指爪支節乃四[illegible]

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等三路總管兵馬總管兵馬鈐轄將守之十九城餘用
兵手分出三十方兵馬都總管兵馬鈐轄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
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全地無所救
援且防中後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人而分屯十九城左助則
右救使失則橫後豈有昔時之虞邊郡其外十二城不復屯兵只
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同上○同朔州軍長史最宜得人
以備胡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贓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天使爲
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事常
之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舉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
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慶有變故邊城不守侵擾
深入爲患不細同上○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
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分擘幸充仍委樞密院二部審
官銓司選舉不許猶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永保
邊境
幸用兵之際有可伏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拒乃也同上○臣
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新伐林木開鑿道路直趨西山漢

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
疑朝廷復燕之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
意由山後進兵奪鎮定橫行河朔率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
也當得能幹而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拜禦必有可
以勝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凶
奴入寇率由上部爲門定襄等路蓋時中國物全燕之地有
險可守凶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則入契丹天險
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晉意河
朔邊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寇事取
定襄等路爲持用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爲防戍粉立城池或
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奇制此須預經度素
有防備則臨時足以無事雖至不至彩皇從與河朔表裏相應
寇不能是其欲實邊防之忘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
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民
用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爵任中國賢才講中國[illegible]

中國軍服行中國

於中國中國所有彼人得

庶幾可徼豐河以上古之

之所長於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劫敵待之

○范仲淹言今北虜西戎合謀并

兵欲一舉也

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不如方借使住復以議通順餘

可假借以民和好然後重議變事良移兵馬減省粮草蘇我生

民勤我緣檣選將練士使民強兵號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

道之術社稷元龜之福也

○范仲淹齡府一州所修修塞

只是通得幾府道路其四路別元城寨防守因奏張元得以增

廣保塞官使就招其役詔既下而明鎬特不可參謀上元二曰

受詔置屋寨豈可得經畧牒而上卿坐違節度然甘心堡寨必

爲也每得牒置寨上至事乃發封自劫朝廷不曉編氓者數

千力歲減戍兵万人河外緣安長者

○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

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大戎之心況諸蕃部族罷

兵之後漸施邊備其兵無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

者亟以名聞

○至和二年先是藩漢帥河東遊龍鉞爲已

聚今民內徙空寨不耕蕪禁地而新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

甚廣劉陽脩啓中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脩奏尋遣明鎬

沮撓不克行及韓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疆必民居傷遠猶

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家奏募民家耕弓箭手者之會琦去即詔罷議

罷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同

○又嘗諸馬

知郎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爲先知郎曰邊防之地橫百餘長

然據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

○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陲多不得實如虞南

與師人多寄邊百里內有黃嶺道路難通今得走馬來大兵

至之處如兆村乃有良田万頃頃多積谷其林青乃在數百里外

去邊百里之間然猶尚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

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乘朱鳶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不易

○紹聖元年七月二省樞密院同對以熙河路安撫使章楶之

奇所奏攻守和一策進讀至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

用三師以度之者固爲一策然慶曆中元昊之變韓琦

[illegible]邊也牧卒爲二屯互出精虛使老人弱不得耕收
乃聞虜之遣計已定會死吳乞和章宗曰先朝是淺攻法及邊
耕硬採且使旁邊一二百里老人不敢耕則自當困斃故[illegible]
之要務出有利制虜无如淺攻最良書布曰此但殘夷老幼甚
可傷也曰豈吾人所欲哉蓋爲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被患尤
酷故不得已損之使德創業不復來犯非欲殺也

[illegible] 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上宣諭
曰今日邊堡內則綫城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
之上之留意政事不間炎涼皆得其要○二十九年十二月甲
寅進呈楊杭探報北界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元固
不必問朕觀其科禁勞役民不堪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當
精擇牧守務爲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尔出[illegible]上

[illegible] 除奚顯言詞方今敵國強和而二備當戒

冗兵

[illegible] 之時未嘗无兵也今以[illegible]志敵之[illegible]三代王者乃乘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當廢
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況十門止
領於一校以元重兵恐多不過千人而計之則京
師之兵僅餘万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
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當益少也其何自而冗哉
【圖】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禁軍兵不過十數万而觀察節
度之師猶用於天下大邑通都皆有兵而長慶之數元和百万
大計以三户資一兵焉
【圖】【圖】【圖】自太原發兵三万人起義兵得真二十万人天下既定
其願留宿衛者僅三万人
【圖】【圖】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焉
府二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之府兵之量
无事時番於農若四方有命則給符以出事解輒罷兵數千宿
衛其兵亦无自而冗也中世以來兵始冗矣
【圖】【圖】特張說言宿衛之士至三十万天宝元年置十節度蕃客
使以領邊兵鎮兵四十九万人益兵浸多矣
【圖】【圖】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万其後蕃頭各擁兵自強天
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圖】【圖】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圖】【圖】之兵當至數十万養之既費教与用之又皆不得其理
【圖】【圖】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數
夫可不能養甲十一安用餘民畜血養此无用之兵於是開去
疲弱止存精銳故能北走三陵南定淮南
【圖】【圖】鑒前代之弊革修教習之法點疲懦而得周代之兵中
外總一十二万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銳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
諸国可知矣。及乾德中揀成十万富弼之語兵數既少故月
給之外時有賜予田是兵不貧之而統於役使力既強壯而勇
戰鬬整祖之所以平五強国者周此道也姚内斌頭慶州董遵
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之兵纔五千而已當
開宝中廣二万寇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趣之大敗虜

師則其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
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二益多矣其後曹彬
之敗所謂關也在行之兵實一十萬
高弼云太宗有天下除兵至三十萬
眞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萬西邊警之後募兵其移募兵
日廣
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論兵疏云天宝元中騎兵隸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
營步兵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一營而代部沿邊沿邊所增
不下數十萬自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宋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
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番兵
也離為六七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戰者兵也服工役者兵
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廐者兵也養国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
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徳多於今日也蓋今天下嘉祐戶口
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千六百餘萬稍於兵者常
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
兵計之充憲千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戰鬥士
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變也
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耳農智
高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蕃落
廣銳軍卒八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真宗寬河北河東之民
備西夏今之老寬關中之民朝廷之要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窮
民也
熙寧中裁減廂軍汰去其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將
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万以石計者四十万以疋
計者亦二十万而西域諸国皆來朝貢更人之數於是契丹之
明年意國日益衰而復熙河
以二千之衆敗數萬亡以精兵八千
敗符堅百万之衆曹公赤壁之戰所以能

之三万趙括長平之戰盡四十万衆亦明矣

氣吭然則師不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六

宮内廳書陵部